



『老包將來還要做這個哩，』胡大翹起個大拇指。

老包笑了笑。可是馬上又拚命忍住肚子裏的快活，搖搖腦袋，輕輕地噓了口氣：

『哪裏談得到這個。我祇要包國維掙口氣，像個人兒，別像他老子一樣，這麼……不過——噯，學費真不容易，學費。』

說了就瞧着胡大：看他懂不懂『學費』是什麼東西。

『學費』倒不管牠。可是爲什麼過年也得上學？

這天下午，寄到了包國維的成績報告書。

老包小心地抽開抽屜，把老花眼鏡拿出來帶上，慢慢念着。像在研究一件了不起的東西，對信封瞧了老半天。兩片薄薄的紫黑嘴唇在一開一合的，他從上面的地名讀起，一直讀到『省立××中學高中部緘。』

『露，封，掛，號，』他摸摸下巴。『露，封，……』

他彷彿還嫌信封上的字太少太不夠念似的，抬起臉來對天花板楞了會兒，才抽出信封裏的東西。

天上糊滿着雲，白天裏也像傍晚那麼黑。老包走到窗子跟前取下了眼

鏡瞧瞧天，才又架上去念成績單。手微微地顫着，手裏那幾張紙就像被風吹着的水面似的。

成績單上有五個『丁』。祇一個『乙』——那是什麼『體育。』
一張信紙上油印着密密的字：告訴他包國維本學期得留級。

老包把這兩張紙讀了二十多分鐘。

『這是什麼？』胡大一走進來就把腦袋湊到紙邊。

『學堂裏的。……不要吵，不要吵，還有一張。繳費單。』

這老頭把眼睛睜大了許多。他想馬上就看完這張紙，可是怎麼也念不快。那紙上印着一條條格子，擠着些小字，他老把第一行的上半格接上第二行的下半格。

『學費：四元。講義費十六元。……損失準備金。……圖書館費。……
……醫……醫……』

他用指甲一行行劃着又念第二遍。他在嗓子裏咕嚕着，跟痰響混在了一起。讀完一行，就瞧一瞧天。

『制服費！……制服費：二……二……二十元。……通學生除……除

……除宿費膳費外，皆須……」

瞧瞧天。瞧瞧胡大。他不服氣似地又把這些句子念一遍，可是一點不含糊，還是這些字——一個個彷彿刻在石頭上似的，陷到了紙裏面。他對着胡大的臉子發楞：全身像有——不知道是一陣熱，還是一陣冷，總而言之是似乎跳進了一桶水裏。

『制服費！』

『什麼？』胡大吃了一驚。

『唔，唔。噲。』

制服就是操衣，他知道。上半年不是做過了麼？他算着這回一共得繳三十一塊。可是這二十塊錢的制服費一加，可就……

突然——磅！房門給誰踢開：撞到板壁上又彈了回來。

房裏兩個人嚇了一大跳。一回頭——一個小伙子跨到了房裏。他的臉子我們認識的：就是桌上那張照片裏的臉子，不過頭髮沒那麼光。

胡大拍着胸脯，臉上陪着笑：

『哦，嚇我一跳。學堂裏來麼？』

那個沒言語，祇瞟了胡大一眼。接着把眉毛那麼一揚，額上就顯了顯幾條橫皺，眼睛掃到了他老子手裏的東西。

『什麼？』他問。

胡大可悄悄地走了出去。

老頭把眼鏡取下來瞧着包國維，手裏拿着的三張紙給他看。

包國維還是原來那姿勢：兩手插着褲袋裏，那件自由呢的棉袍就短了好一截。像是因為衣領太高，那頸子就有點不能夠隨意轉動，他祇掉過小半張臉來瞅了一下。

『哼。』

他兩個嘴角往下彎着，沒那回事似地跨到那張方桌跟前。他走起路來像個運動員，踏一步，他胸脯連着腦袋都得往前面擺一下，彷彿老是在跟別人打招呼似的。

老包瞧着他兒子的背：

『怎麼又要留級？』

『郭純也留級哩。』

那小伙子臉也沒回過來，祇把肚子貼着桌沿。他把身子往前一挺一挺的，那張方桌就咕咕地叫。

老包輕輕地問：

『你不是留過兩次留級了麼？』

沒答腔，那個祇在鼻孔裏哼了一聲。接着倒在桌邊那張藤椅上，把膝頭頂着桌沿，小腿一蕩一蕩的。他用右手抹了一下頭髮，就隨便抽下一本花花綠綠的書來：我尋猶憐。

沉默。

房裏比先前又黑了點兒。地下磚頭縫裏在冒着冷氣，兩隻腳彷彿踏在冷水裏。

老包把眼鏡放到那張條桌的抽屜裏，嘴裏小心地試探着又：

『你已經留過兩次留級，怎麼又……』

『他喜歡這樣！』包國維叫了起來，『什麼「留過兩次留級！」他要留！他高興留就留，我怎麼知道！』

外面一陣皮鞋響：一聽就知道這是那位表少爺。

包國維把眉毛揚着瞧着房門。表少爺像故意要表示他有雙硬底皮鞋，把步子很重地踏着，敲梆似地響着，一下下遠去。包國維的小腿蕩得厲害起來，那雙腳彷彿挺不服氣——牠祇穿着一雙膠底鞋。

老頭有許多話要跟包國維說，可是別人眼睛釘到了書上。唔，別打斷他的用功。

包國維可把頂着桌沿的膝頭放下去，接着又抬起來。他肚子裏慢慢念着我見猶憐，就是看到一個標點也得停頓一兩秒鐘。有時候他偷偷地瞟鏡子一眼，用手抹抹頭髮。自己的臉子可不壞，不過嘴扁了點兒。祇要他常上了籃球員，再像郭純那麼——把西裝一穿，安淑真不怕不上手。安淑真準得對那些女生說：

『誰說包國維像癩三！很漂亮哩。』

祇要他穿得跟郭純一樣，安淑真當然和他要好。

於是他和她去逛公園，去看電影。他自己就得把西裝穿得筆挺的，頭髮塗着油，一隻手抓着安淑真的手，一隻手抹抹頭。……

他把我見猶憐一捧，抹了抹頭髮。

老包好不容易等到包國維摔了書。

『這個……這個這個……那個制服費。……』

沒人睬他，他就停了一會。他摸了三分鐘下巴。於是他咳一聲掃清嗓子裏的痰，一板一眼地說着繳學費的事，生怕一個不留神就得說錯似的。他的意思認為去年做的制服還是嶄新的，把這理由對先生說一說，這回可以少繳這意外的二十塊錢。不然——

『不然就要繳五十一塊半，這五十一塊半……現在祇有……祇有……戴老七的錢沒還，陳三癩子那二十塊也到了期，這回再加制服費二十……你總還得買點書，你總得。』

停停。他摸摸下巴，又獨言獨語地往下說：

『穿衣是去年做的，穿起來還是像新的一樣，穿起來。繳費的時候跟先生說說情，總好少繳……少繳……』

包國維跳了起來。

『你去繳，你去繳！我不高興去說情！——人家看起來多寒儉！』
老包對於這個答覆倒是滿意的：他點點頭袋：

『唔，我去繳。繳到——繳到——唔，市民銀行。』

兒子橫了他一眼。

他祇顧自己往下說：

『市民銀行在西大街吧？』

二

老包打市民銀行走到學校裏去。他手放在口袋裏，緊緊地抓住那捲鈔

票。

銀行裏的人可跟他說不上情。把鈔票一數：

『還少二十！』

『先生，包國維的操衣還是新的，這二十……』

『我們是替學校代收的。同我說沒有用。』

鈔票還了他，去接別人繳的費。

繳費的擁滿着屋子，都是像包國維那麼二十來歲一個的。他們聽着老

包說到『操衣，』就開出了笑聲。

『操衣！』

『這老頭是替誰繳費的？』

『包國維，』一個帶壓髮帽的瞅了一眼繳費單。

『包國維？』

老頭對他們打招呼似地苦笑一下，接着他告訴別人——包國維上半年做了操衣的：那套操衣穿起來還是挺漂亮。

『可是現在又要繳，現在。你們都繳的麼？』

那批小伙子笑着你瞧瞧我，我瞧瞧你，誰也沒答。

老包四面瞧了會兒就走了出來：五六十雙眼睛送着他。

『爲什麼要繳到銀行裏呢？』他埋怨似地想。

天上還是堆着雲，也許得下雪。雲薄的地方就隱隱瞧得見青色。有時候馬路上也顯着模糊的太陽影子。

老包走不快，可是踏得很吃力：他覺得身上那件油膩膩的破棉袍有幾十斤重。棉鞋裏也濕漉漉的叫他那雙脚不大好受：鞋幫上雖然破了一個洞，可也不能透出點兒腳汗。這雙棉鞋在他腳汗裏泡過三個冬天的。

他想着對學堂裏的先生該怎麼說：怎麼開口。他得跟他們談談道理，

再說幾句好話。先生總不比銀行裏的人那麼不講情面，那二十塊錢……

老包走得快了些，袖子上的補釘在袍子上也摩擦得起勁了點兒。

可是一走到學校裏的註冊處他就不知道要怎麼着才好。

這所辦公室寂寞得像破廟。一排木欄杆橫在屋子中間。裏面那些桌旁的位子都是空的。祇有一位先生在打盹，肥肥的一大坯伏在桌子上，還打着鼾。

『先生。先生。』

叫了這麼七八聲，可沒點兒動靜。他用指節敲敲欄杆，腳在地板上輕輕地踏着。

這位先生要在民國哪一年才會醒呢？

他又喊了幾聲，指節在欄杆上也敲得更響了些。

桌子上那團肉動了幾動，過會兒抬起個滾圓的腦袋來。

『你找誰？』擦擦眼睛。

老包摸着下巴：

『我要找一位先生。我是……我是……我是包國維的家長……』

那位先生沒命的張大了嘴，趁勢『噢』了一聲：又像是答應他，又像是在打呵欠。接着仔仔細細打量對方好一會，就怕惹上晦氣似地皺着眉毛。

『我是包國維的家長，我說那個制服費……』

『繳費麼？——市民銀行，市民銀行！』

『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不過我們包國維……包國維……』

老包結里結巴說上老半天，才說出了他的道理。一面還笑得滿面的皺紋都堆起來——腮巴子挺吃力。

胖子伸了個懶腰咂咂嘴：

『我們是不管的。無論新學生老學生，制服一律要做！』

『包國維去年做了制服，祇穿過一兩天……』

『去年是去年，今年是今年！』他懶懶地拖過一張紙來，拿一支鉛筆在上面寫些什麼。『今年制服改了樣子，曉得吧。所以……所以……啊！』

噢——哦！』

打了個呵欠，那位先生又全神灌注在那張紙上。

老包緊緊瞧着他。

他在寫着什麼呢？也許是在開個條子，說明白包國維的制服祇穿過兩次，這回不用再做，繳費讓他少繳二十。

老包耐心兒等着。牆上的掛鐘不快不慢地——的，嗒，的，嗒，的，嗒。

一分鐘。兩分鐘。三分鐘。五分鐘。八分鐘。

那位先生大概寫完了。他拿起那張紙來看：嘴角勾起一絲微笑，像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。

紙上寫着些什麼：畫着一滿紙的烏龜！

老實說，老包對這些藝術是欣賞不上的。他噓了口氣，臉上還是那麼費勁地笑着，嘴裏喊着『先生先生。』他不管對方聽不聽，話總得往下說。他像募捐人似的把先生說成一個大好老，菩薩心腸：不論怎樣總得行行好，想想他老包的困難。話可說得不怎麼順嘴：舌子似乎給打了個結。笑得嘴角上的肌肉在一抽一抽的，眉毛也痙攣似地動着。

『先生你想想：我是……我是……我怎麼有這許多錢呢：五十……五十……五十多塊。……我這件棉袍還是……還是……我這件棉袍穿過七年

了。我祇拿十塊錢一個月，十塊錢。我省吃省用。給我們包國維做……做……我還欠了債，我欠了……有幾筆……有幾筆是三分息。我……」

那位先生打定主意要發脾氣。他把手裏的紙一摔，猛地掉過臉來，皺着眉毛瞪着眼：

『跟我說這個有什麼用！學校又不是慈善機關，你難道想叫我布施你麼！……笑話！』

老包可楞住了。他腮巴子酸疼起來：他不知道還是讓這笑容留着好，還是收了好。他膝踝子哆嗦着。手扶着的這木欄干，像鐵打的似的那麼冰。他看那先生又一個勁兒在紙上畫着，他才掉轉身來——慢慢往房門那兒走去。

可是兒子——怎麼也得讓他上學。可是過了明天再不繳費的話，包國維就得被除名。

『除名……除名……』老包的心臟上像長了一顆雞眼。

除名之後往哪裏上學呢，這孩子被兩個學校退了學，好容易請大少爺關說，才考進了這省立中學的。

還是跟先生說說情。

『先生，先生，』老包又折了回來。『還有一句話請先生聽聽，一句話。……先生，先生！』

他等着：總有一個時候那先生會掉過臉來的。

『先生，那麼……那麼……先生，制服費慢一點繳。先繳三十……三十……先繳三十一塊半行不行呢？等做制服的時候再……再……現在……現在實在是……實在是……現在……現在錢不夠末。我實在是……』

『又來了，嘖！』

先生表示『這真說不清』似地掉過臉去，過會又轉過來：

『制服費是要先繳的：這是學校裏的規矩，規矩，懂吧。總而言之統而言之——各種費用都要一次繳齊，繳到市民銀行裏，通學生一共是五十一塊五。過了明天上午不繳就除名。懂不懂，懂不懂：聽懂了沒有！這是我們的制度，制度，懂吧，懂不懂！』

『先生，不過……不過……』

『嗨，真要命！我的話你懂了沒有，懂了沒有！儘說儘說有什麼好